必不可少的表演

周瑄璞

乡村是个平摊开来的世界，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，一切都是公开的。一件事，一句话，会在半天之间传遍全村，并且衍生出好几个版本。你只要走出家门，一切行动都置于众人目光监督之下。

因为是以村为单位世代居住，所以有了稳定性和长期性。都是熟人，同在一个起点和水平线上，几辈子守在一起，知根知底，大家都是爷们儿，要为自己的名声和形象负责。错综复杂的关系，所有的心机与争斗，都潜伏在平静谦和的表象之下。无论怎样，要维护住表面的和谐与融洽。应付的客气话说起来一套一套，听起来亲得不行。你借了人家的钱，他盼着你早日归还，但是在你来还钱的时候，他必须说一声，噫，你拿住吧；十多年前我体验生活，雇了一辆小破面包车回村，一路跟司机说话，到了后，掏出说好的十五元钱给他，他说，你拿住吧；有时，你路过外村的小卖部买个一两块钱的小东西，掏钱时店主也会说，你拿住吧。当然你不能就此拿住，把钱装回自己口袋，而是要执意给他，对方在客气一下后，也会接下钱。这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对话方式，当地人称为“作假儿”，作假儿一番，钱该是谁的还是谁的，但这“作假儿”的程序必不可少，有时候要升华为一种表演，大家都是演员，齐心协力演好乡村世界和谐美满这场戏。

去年国庆假期我回大周，因为有车，便想磨一袋子面粉带回西安。买小麦，淘洗干净，晾干，送到镇上的磨面坊，我要亲自看着小麦变成面粉。

我从西安回大周，箱子里装满超市买的食品糖果、生活用品送给乡亲们，从大周走的时候，便四处踅摸搜刮。乡亲们也会主动给我黄豆、粉条、芝麻叶、苞谷糁，我自己也买了豆腐，让自霞给我炸好豆腐片。春天里是新拔的青菜，冬天里是刚蓐的蒜苗，夏秋季节是谁家房前屋后种的辣椒和丝瓜，总要把箱子装满才行。每次还要自霞给我烙几个油馍，火车上吃，回到西安再吃两天，好像很占便宜。起码我觉得回到大周和刚返回西安的几天里，吃的是绿色无害的食品，心里略为安宁一些。

开车了就更是豪放，回去拉满车，回来也要装满后备箱，否则就不甘心。把新村那里一户人家的柿子摘了两袋子，那家老汉说，摘吧摘吧多摘点，正愁着吃不及哩，小孩们都不爱吃。其实我也不爱吃柿子，但是站在树下摘取果实的这种感觉很爽，这些柿子拿回西安后也是来不及吃，坏了扔掉了不少。

面粉剧情起于购买小麦。明臣哥因承包了村后的一片土地，所以他家里囤有小麦，我向他提出购买。于是，一个大中午，他用三轮车拉来一大蛇皮袋子小麦，我问他这有一百斤吧，他说，哪有一百斤，兴有六七十斤（其实他自己很清楚，这样的袋子装满，正是一百斤）。我说，得先搞清有多少斤，我按行情每斤一块三给你钱。他说，噫，要啥钱哩，自己人吃点麦，不算啥，转身走了。我选择相信他说的六七十斤。那么价格在八十或九十元之间，我选择给他八十块钱，若给九十的话，人家会想，都九十了，还不给一整张吗？城里人就是抠。于是，我翻遍各处，凑出八十块钱，来到他家门口，他夫人曹花坐在门外跟人闲聊，我把钱给曹花，她很是“作假儿”地推让了一番，但架不住我的执意要给，也听从周围人的劝说：“拿住吧拿住吧，你不拿她心里不得劲。”于是，曹花在众人见证下，收下了八十元钱。

我用三天时间，淘洗好晾晒干麦子装袋子里，然后在一个上午请雨叔开三轮车带着我去镇上磨面。袋子排到跟前，磨坊主人掂起往磅秤上一放说，一百斤。看来明臣哥说的六七十斤，也属于“作假儿”的一种，我心里涌起不安，决定回去后，要补给他五十元钱。

磨面加工费是一百斤十块钱，头遍磨出的麸子，一元一斤，可自己带走，也可抵了加工费后卖给磨面坊。于是我的二十六斤麸子，扣去十块钱加工费，店主人又给我十六元。

雨叔带着我赶中午前回到大周。自霞到家来悄声问我：“磨下来的麸子，你没有给雨叔吗？他家喂着几只鹅，需要麸子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知啊，没人提醒我，雨叔也没说要。”自霞说：“他咋好意思说要，得你自己提出来给他，人家搭半天工夫，带着你去磨面，图啥哩？”我说：“我哪儿知道还有麸子这回事，我在他排队等着磨面的时候，到街对面花三十多块买了几斤排骨，叫他拿回家让雨婶给小孩们做，等我排到时候，知道麸子的事，可已经买过排骨了。”自霞说：“噢，那了中。其实不如把麸子给他，你只用掏十块磨面钱，两头都高兴。”

大中午的，我拿着五十块钱，去给明臣哥。他家门口平常是东头的闲话场，总是聚集着少至三五个、多至一二十的人喷空打牌打麻将，而此时，人们都回家做饭吃饭了，空无一人。我从大门楼下直走到他家后院，在厨房里见到正做饭的明臣哥，告诉他麦子是一百斤，应该再给他五十。他说着不要不要，我把钱放在吃饭的小桌上扭头就走，他的手从和面盆里抽出来，拿着钱追我，我俩在他家长长的院子里，绕过中间的老屋，隔着几步跑了起来，他不知是趔趄了还是腿疼了，在快要到大门口时停止了追赶，我成功地把钱给了他，放下心来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外出办事，太阳仍然很大，我打着太阳伞，走到明臣哥家门口，那里仍然聚着一些人。明臣哥叫住了我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五十块钱，说他不能要，必须还给我，于是我俩在众人围观下，又上演了一场一个坚决要给、一个坚决不要的节目。我用伞尖对着他，他无法接近，他张开胳膊拦住我的去路，不让我走，说着不能收这五十块钱的理由。可能是感动了众人，大家一致对着我说，你拿住吧拿住吧，你不拿他心里不得劲，轻易不回来，吃他一点麦，咋能算恁清哩？我看明臣哥是真的想还给我，并且想让大家看到他退给我这五十块钱，于是便伸手接住。明臣哥两口子很是开心的样子，走对了一步棋似的。想他这一天里一直装着这五十块钱，在街里观望，只等我出门路过，他好上演这一还钱的画面，也或许昨天中午他在门楼里停止追赶，是想跟曹花再商量商量，到底要不要这五十块钱，可能曹花表示坚决不能要，于是他当街表演还回这五十块钱。

想想农民种地来钱不易，而我竟然少给人家五十块，心里也是不忍。我买了三块豆腐，喊来自霞，将两块较大的交给她，让她把其中一块转送给曹花。

到了中午，自霞用塑料袋提来一袋子花生，说是曹花送给我的，回报我的那块豆腐。我说：“给你吧我不要，东西太多了不好拿。”她说：“你不是有车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时间剥呀，我明天就要回西安了，一回去就更没空了，咋可能花一个小时坐那儿剥花生？”自霞说：“那我给你剥成仁好吧？”提着走了，下午送来了一点花生米，说是她中午剥好的。

冬天里再回去，见明臣哥家门口堆放着辣椒棵和成堆小辣椒，他雇了几个村里人在阳光下给他摘辣椒，据说每天工钱六十块。我把自霞叫到我家说：“我想要他两斤辣椒，不好意思开口，掏钱买他肯定又是不要，咋办？”自霞说：“我去问曹花要，放心吧。”我拿出一支护手霜，让她送给曹花。不一时，自霞提着一袋子辣椒回来，说：“都是给你挑的最好的。”

我路过曹花家门口，她笑着说：“你看你这闺女，路数真多，给你抓几把辣椒，又不值啥，还非得送我个护手霜。我这手，都老成这样了，也不用抹了，等哪天俺媳妇回来，送给她。”

干娘

王善盈

山阳人把岳母叫干娘。

三年前，我的干娘腰腿突然疼痛难忍，不得不第一次走进县医院的大门，然而数天过去，用土话说把药王都用上了，但干娘的病情仍不见好转。医生建议深查，结果是癌。我们一下子蒙了，怎么会呢？一辈子勤劳善良的干娘，怎么会得这种病，难道上苍也会欺软怕硬？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我们只能被动接受，于是火速前往西京医院治疗。三个月后，干娘如期出院。我们相信科技，更相信奇迹，为干娘的康复而高兴。

回家后，干娘亦如往常闲不住。她一生热爱土地，在落实责任田之初，作为西关的菜农，干娘因家中人口多分得四亩耕地，这些地星罗棋布在西河、戴家坡、南沟、老街后等不同的地方。我的妻子是家中老大，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，当时都在读书，岳父务工在外，这些地全都落在干娘一人身上。那时没有机械，也没有耕牛，种地全凭镘头和锄。

一年的劳作是从早春开始的，过了大年初二，干娘便为播种土豆开始准备了。她把所有的工具先检查一遍，应加固的加固，应磨砺的磨砺，然后去窖里刨出土豆种，根据芽点用利刃四分五裂，再撒上草木灰以防失掉水分。

山阳地热，正月十五前就开始点土豆了。地是去年冬里就整理好的，我与妻子拉绳挖窝，干娘挑大粪，她说用水粪点的土豆不仅长得大而且好吃。干娘家有旱厕可以化废为宝，不够就去不用的人家讨要。我曾为了表功挑过几趟，路上三步一歇五步一停，到了四里路外的地头，全身里外衣服全部湿透，累得大张嘴面朝天地喘粗气。这时候，干娘总会递上一杯水说：“还是我来吧！”我无法想象干娘那瘦弱的肩膀是如何承受住这般重担的，能在山路上如履平地更是不可思议，还有数年的坚持。在秋天收完玉米、大豆后，干娘便开始用镘头翻地，将坚硬的土地疏松，之后撒上小麦种子和化肥，再用锄头碎土平整。干娘打理过的土地，整齐得连脚印也不会留下，这让许多老农也为之敬佩。

在农闲时节，干娘会上街摆一个卖衣服的小摊，一街两行的小商贩撑起竹竿挂上五颜六色的服装，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道风景。干娘天不亮用架子车把服装拉到北新街，却总是最后一个收摊。当年的批发地初在乾县，后来在康复路市场，那时交通不便，干娘时常身背近百斤的蛇皮袋子上车下车，为省钱，出门带上馒头，饿了吃一个馒头喝几杯水就是一顿饭，辛苦可想而知。我清楚记得，夏天干娘的脸总会被晒脱一层皮，冬天的大街，冷风一吹，温度都在零下，手脚冻伤是常有的事，有时为五毛钱会给买主说半天好话，一连几天不开张也是常有的事。就这样，干娘为子女撑起了一片天，将妻子弟妹五人养大成人。

后来由于城市扩建，干娘没有了责任田。当时，干娘已搬迁到南安居住，吃穿无忧，可看到许多已征用但还没有建房的空闲地，就像一个刚走出沙漠的人见到了清泉，她见不得有地闲着，于是干娘有了新“战场”。要说过去干娘耕种是生活所迫，现如今完全是一种热爱。玉米、大豆、红薯、菠菜、莲花白……干娘在数亩地上种植了近十类作物，看到作物生长开花结果，干娘就像发了一笔外财，时常发出会心的微笑。她的“作品”不但让我家不用买菜，富余还分享给左邻右舍。就在她生病期间，也没有中断耕种。

2022年9月，干娘开始卧床无法行走。她的病是断崖式的，因为一个月前干娘还把土从一楼背到八楼，在那里建成菜园，并种上葱蒜。仅相隔几天，她的生活已不能自理。又过了一个月，干娘已不能说话。腊月廿三傍晚，妻子和往常一样，给干娘翻身按摩擦洗，就在喂食奶粉的过程中，干娘永远离开了我们！

干娘就这样平静地走了，没有等到春天。在好长时间里，我甚至不相信也不习惯，有时还觉得干娘在拖洗楼梯，在我写字的时候，她会悄无声息地递给我一个烤红薯，或者是烧苞谷。但我知道，自己再也没有这种幸福了，再也吃不上她做的粉条煮肉片了。

干娘，你和岳父团圆了，劳累了一辈子，就好好歇歇吧！

一家人

吕丽霞

山坡上住着一家人。

这家人离城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。进城的话，要下山，走四五里的路。但站在自家院边，可以看到城里林深似海的楼房。

家里屋子很大，平时却只有老头老太俩。老头早年修水库时被石头砸伤了腿，走路一跛一跛的，身子永远仄楞着。老太头发花白，眼角的皱纹层层堆叠，嘴角总是噙着笑，一副温敦的模样。院子平整空旷，因了是山上，他们又精心地收拾，把鸡圈厕所都挪到了隐蔽的地方，院子便是一副土面朝天又干净清爽的模样。

从山上的大路到拐到院子的路上，相隔五米多，有两棵大树，一株为榆，一株为桑。榆树有半搂粗，桑树则较细，每年春天，榆钱满天飞的时候，隔壁的桑树立马会意，萌动的枝头绽出一片片柔嫩油亮的新叶。

其实，最早捎来春的讯息的是春节后某个晚上变柔了的风。第二天早上一拉开门，老太便发现了端倪，好几个月不见踪影的鸟儿开始叫了，房前屋后的树枝仿佛注入了绿墨水，土地暄和了，风中也多了潮湿温润的气息。便带着几分欢欣拖长了音调——老头子，解冻了，点洋芋了！洋芋种是头晚提前切好的，渗在灰中。老头扛锄提洋芋种，老太挑一担农家肥，一前一后地走在窄窄的田埂上。洋芋地在院东的斜坡上，窄长得像贴在坡上的一根扁担。老头在扁担上直溜溜地挖好坑，老太一窝一个洋芋种扔进去，又手脚麻利地添水、浇尿，和煦的阳光漫来时，一地的洋芋已浇了一大半。

正对着院子的塄下是一片樱桃园。此刻，那些樱桃树还没完全被春风唤醒，支棱着冬日里瘦硬的枝干，面目冷峻，但仔细看，就会发现那枝头赭石色的，一鼓一鼓地，仿佛有急于说出口的秘密。老太提着马勺，眯着眼笑，老头子，樱桃快开花了！老头正在盖洋芋，拄着锄望向樱桃园——这园子，一开花贼好看。

家里的狸花猫不知从哪里蹿上了树，一溜小跑从这枝到那枝。曲解了老头老太的意思，以为是在夸自己。便用那双水汪汪多情的大眼睛望向主人，柔声地“喵”了一下作为回应。

太阳暖暖地晒了几天，果然花儿都开了。一树一树，粉白粉白的，灿烂热闹，像无数个孩子挤挤挨挨，在欢笑，在闹，惹得养在厕所旁的那几只鸡在笼里待不住了，趁人不注意便出了笼，欢快地挪动双腿扭着屁股进了樱桃园，仰头看看花，低头在地上抓一爪子又一爪子，一无所获，便咯哒咯哒地叫起来。

樱桃花未落，鸡圈旁那棵常年沉默的老梨树突然开花了，先是零星的几朵，过了两天几乎是满树都开了，含娇吐蕊，清晨还羞答答地带着露珠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老太每次喂鸡，总喜欢爱怜地用手碰碰那头顶上的花枝，刚挨着便收了手——她怕粗糙的手碰坏那娇嫩的花儿。

远处柳绿，山洼洼桃红，山里处处是一幅画。老头老太天天像路边的蚂蚁，看着没干什么活儿，却总是忙忙碌碌。当然，他们最忙也最欢欣的是周末。周五的傍晚，暗夜来临，一阵突突突的响声，是小儿子开着那辆拉货的车回来了。

老头老太这时总会放下活计迎出门，一大两小三个身影和两声脆生生的爷爷奶奶就会冲着他们而来。一人搂一个，搂在怀里摇摇，捏捏小脸蛋，一人拉一个进了门，铁塔似的小儿子沉默着跟上。奶奶拿出零食，小的撒娇要吃奶奶摊的煎饼，大的补充，要酸酸的洋芋丝夹煎饼。老太笑呵呵地应了，一切都是准备好的，一口锅煎、一口锅炒，电饭锅里有早就熬好的白米稀饭，不一会儿，饭菜便上了桌，大大小小吃得格外满足。

老头老太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四十出头，住在不远处的山梁那边，大儿子有本事，盖起了大别墅，屋里收拾得明光锃亮。儿媳持家又孝顺，三天两头送两把嫩生生的葱或是几个蒸好的包子。提起他们，老头老太自是舒展着眉头，一脸放心的模样。小儿子言短木讷，这些年攒了些钱买个车在城里拉货，有时是石头，有时是家具，整天灰头土脸的。小儿媳在商场打工，因孩子要上学，一家子又在城里租了一套房，惹得老太经常叹息，自家盖的新房都不住，赁人家的——小儿子前年刚盖了一层四间的新房，就在老两口的土房西边。

两个小孩子像两只叽叽喳喳的小燕子，周五被爸爸送回来，周六或者周日被接走。“小燕子”回来的时候，四间大瓦房便被快乐填满了。他们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白天笑着打闹，晚上在被窝里戳来戳去，把寡言的爷爷也逗得呵呵直乐。早上起来，便跛着腿到羊圈里，捏着鼓囊囊的羊奶子挤奶，给他们每人奖赏一碗羊奶。平日里，这羊奶可是要换钱的，老两口一口也舍不得喝。

个把月天气，樱桃熟了。山上早晚锻炼的人也多了起来，还有带着娃儿一块上山找野趣的。坐在门前的大青石上，看老太修笼沿，逗着狸花猫玩。有人眼尖，看到了坎下的樱桃园，问老太，那樱桃卖吗？老太笑笑，卖，你自己摘，别人家10块，咱这颗儿小5块一斤。大人小孩欢呼着进了园子，边摘边吃，往往摘了半天还没有拿的。连连感叹，樱桃好吃实难摘，这也太慢了！老太便喊老头一块进了园，拿个篮子，一个一个长勾搭勾住树，一小会儿，又红又艳的樱桃便摘了半篮子。客人高高兴兴地过了秤，老太还要从树上折几枝，放在袋子里。

快入夏的时候，桑葚熟了，黑紫黑紫的。院边的榆树和桑树本是插在地上的两柄绿伞，这时，桑树的这柄伞变成绿底紫点点。

这个时候，老头老太天露明就起来了，在桑树下铺好彩条布，小儿子就踩着露水从城里上山了。儿子上树，站在小些的树股上，脚一抖一抖，桑葚雨便刷刷刷自天而降。不一会儿，彩条布上便黑压压的一层。儿子下树，帮着老头在布上遮成堆，老太拿个簸箕，一颠一簸，小的坏的就飞了出去，鸡们扑棱着翅膀一头扎过来，一口一个。

儿子摇完桑葚就出车了，老两口拾掇装好笼，山下便雾沉沉地传来6点的钟声。老太急忙提笼拿秤下山，她要赶在城里人上班前摆上路边卖。这东西，可是城里人的最爱呢！

商洛山

（总第2571期）

刊头摄影 方 立